

卷一百一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君

漢高祖

僖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 唐順之 輯
卷一百一十一
史 史鈔
史部 史鈔 3
B4361100

劉邦 豈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披夢與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書名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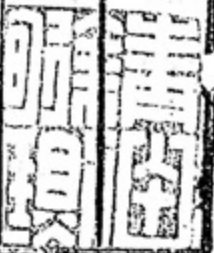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一

夷女真下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后命
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禪王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
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
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
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卽帝位會宗澤及朱
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



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卽位于府治改元大赦張邦昌及應子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是時上皇在燕山謂閤門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縮半臂親書其領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佩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張邦昌伏誅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

史集卷之三十一
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霽郡霽古奚國
也在燕山北千里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
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建炎二年金主
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
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爲昏德公淵聖爲重昏侯未幾
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
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
劉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
州張慙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
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撻懶圍濟南豫遣子

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
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欵後京
東諸郡多陷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
子麟知濟南府三年七月帝在揚州金陷徐州入淮
泗帝奔鎮江亟如杭州金焚揚州苗傅劉正彥作亂
伏誅金大舉入寇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初汴
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
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帝畏
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
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

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目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婁室破晉寧軍知軍徐徽言死之金兵渡江入建康帝如明州金兵陷臨安帝航於海金兵陷越屠明州帝如温州金兀朮引兵北還至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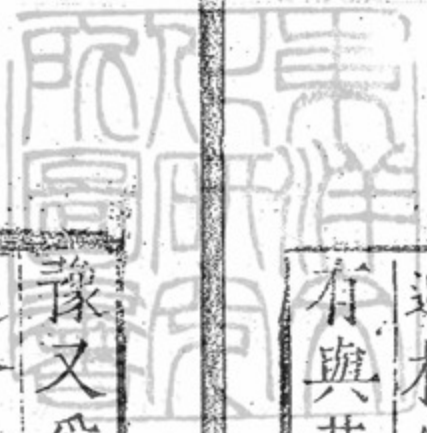
大掠韓世忠敗兀朮於江中四年初金主閏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候宋平當田後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耆不旱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議遂定撻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正朔豫卽位都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

年張浚兵敗於富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劉豫徙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宋使王倫既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大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

江南情實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四年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兄孫亶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六年劉豫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猷於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何薜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

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吳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諡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慟詔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陞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存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劉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

豫又爲岳飛所間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囚于金明池翌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王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復



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借金使來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疋館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疋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朝臣多言其不可帝

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并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王倫復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
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以書納于禁中
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
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
之地時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
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
而恭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
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
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卽解留鎬將

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
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
北土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
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正月遣
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
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
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
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
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
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

軍六月璘敗金人于風扶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東
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
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
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
走兀朮于郟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
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
還鎮十一年正月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
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
平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揚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

陷濠州浚使沂中救之敗績岳飛帥兵拔濠州不及
還次舒州兀朮渡淮北去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
岳飛爲副使莫將還自金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
國稟議使秦檜矯下岳飛于大理獄韓世忠罷和議
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千金遣使割唐
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十二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
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
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
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

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
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勛再三
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
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金人歸徽
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太后
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時方暑金人
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
千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是
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秦檜太
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爲平

州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
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死
金主亶自卽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雖初
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旣而其后裴滿
氏干政朝官往往囚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爲
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
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
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等十餘
人初撻懶旣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
叛與蒙古通蒙古益疆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

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
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爲蒙古輔國王不受自
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古酋自稱
祖元皇帝改元天與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
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僞急猜忌
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
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
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
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
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進平章

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
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
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天
德元年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
省事四月壬申夏夜大風雷雨震壞金主寢殿鴟
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
龍鬪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
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

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
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
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
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
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
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
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
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入怨望遂與大理卿
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
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昨王常勝乎問其次曰

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烏得立辨曰公豈有意
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
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
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
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
察大王而金主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
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
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
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
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

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肉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鑰符啓門亮與姝塔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塔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

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衝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逐及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寺胡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

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
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
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
賞亮又令玉子出問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
婦代朕事卿也十一月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
宗室勳舊大臣必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
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孛言及其族數百
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爲金
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王曰不知

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慕
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
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
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
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
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
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宮如
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五月
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于宮崇義節度
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

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賜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韓世忠卒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四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寧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

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恐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延禧之孫事覺伏誅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姪六人于宮壽寧縣主什古韓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木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撒幃或妃嬪列位輒率意淫亂使共觀常於臥內遍設地衣俛逐為戲金汴京

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南
京留守經畫之旣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
長寧秋宋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燇少師並
致仕是夕檜死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二十八年
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
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
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
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
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
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

立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 坑嘗爲朕言宋不

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
掉臂也江南聞我興兵必遠竄矣欽與信皆對曰海
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
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
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
主恃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一天下嘗曰天下一
家可以爲正統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
與仲軻欽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
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

宋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宮室王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六易思退大怒左遷中宮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益安部族及

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郡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軍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答一也爾於沿邊盜

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爲辭
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
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
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
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
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
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
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
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
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盟乃召楊存中及三

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
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
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六爲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
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
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
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
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
千戍之拱珩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
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下
吳山絕頂題詩其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時

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
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
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
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
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
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
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
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
上淵聖廟號曰欽宗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時宿將
無在者乃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節制

逐路軍馬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
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卽近隣國世世
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
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
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
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
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
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群牧皆應之
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
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

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旣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輩欲如群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掌

特本部族節度遂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先是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

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
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
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
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
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群臣不
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
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
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
雖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
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

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
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
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
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
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
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
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
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
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
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

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
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
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
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
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
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
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
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鬪戰移
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
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

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
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
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
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弑之又
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
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
督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
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燕保衡爲
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

安劉萼爲漢南道行營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
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
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真別將兵二萬入淮陽九
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晏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
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
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
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
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
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塢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
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

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
臥璘大驚卽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
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
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
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鷄渭河夜刼橋頭寨破之又遣
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旣退剛
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
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十月金主亮渡
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
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

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夕死傷乃拔砦走騎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騎使

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連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錡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扯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

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揚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李寶旣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白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風自海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

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溥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墜石舉帆帆皆油燭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前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身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陷

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
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
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
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
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
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
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彊
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
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右軍統制王
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病益甚義

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葉義問命虞
允文往蕪湖犒帥允文七敗金人于采石亮至瓜洲
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
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
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
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
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
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
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
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

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
娑路總管謀行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卽
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
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遼陽留守烏祿許王訛里
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
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
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
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
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
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銜宣政殿

卽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
事追尊訛里朶爲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鴉
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
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
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
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諾且衛軍
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
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
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
走將安往方取寺中箭什地延安少尹魯補先刃

之手足猶動遂益殺之軍士擄取行營服用皆盡乃
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褻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
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朮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
十二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
宋國使且告卽位金以張浩爲尚書令金主雍嘗謂
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已者
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
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
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
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
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
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
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
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
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
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
得以時灑掃示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歸必

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關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儉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或獨出擾之使

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椅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

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
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
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卽位班退上皇卽駕之德壽宮
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
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
托得人吾無憾矣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覲
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閣
門事覲同知閣門事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
宣撫使封魏國公八月以史浩叅知政事九月罷川
陝宣諭使虞允文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鷄

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棄之
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
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
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
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
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
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十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
紇石烈志寧副之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僕散忠義
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紇石烈副之駐
軍淮揚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

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紇石烈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固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上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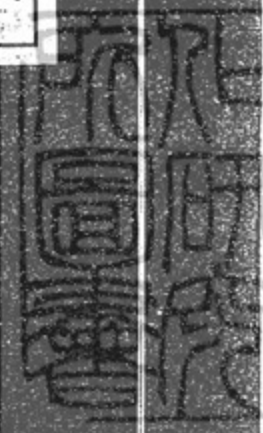
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舍寬萬世及退諸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

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
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浚懷姦誤
國等八罪遂罷浚知紹興府李顯忠自豪梁渡淮至
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
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
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
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
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力顯忠
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于顯忠張浚
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



所藏
圖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八六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紇石烈志
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
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
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
檜黨也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
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
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
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歛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
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皆正隆渝盟之後
 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
 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
 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
 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
 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
 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
 以忠義遺三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
 稱叔姪二欲俎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
 四欲歸舊四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



遣子杖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
 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柳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
 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
 半初王之望為都督府叅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
 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
 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能絕淮而北猶
 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
 固然後隨幾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
 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
 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

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寢陵然後與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

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詔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

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金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陞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

義之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

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
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
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
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葉昭關走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
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捨
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乾道
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恣以國書稱大宋脅杞
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
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

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
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
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
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
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
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
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
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二年金
大定六年春正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
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憮憮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

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三年吳璘卒五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頽頽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吏畧兵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不虞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

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特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其相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

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
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
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
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
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
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以授內
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書以進及
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
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
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

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
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吃不動心
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
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宿書畧云和好再成
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汝口以爲言旣云廢祀
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
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四請之辭欲變受書
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
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
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

國事乎。拭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拭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曰：何也？拭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拭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之特云。

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

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叅知政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暉而自立。皓，暉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暉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



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
欽宗靈柩而請擊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
爾國葬之金主雍幸太子宫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
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
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
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
不以遺汝如遠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
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仁庶
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
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

受恩於父安有忌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四月金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
子宫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
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淳熙三年
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温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
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
人令編修官温適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
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

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遺韋璞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二一及一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學習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

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不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

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初世宗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徃徃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

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徃徃風以險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又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

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
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
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旣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
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
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旣經練亦必有濟
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
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
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軼
今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
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

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
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
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
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汙一旦用猶爲能吏此廉
恥所以喪也若諭所司察舉官吏必審真僞使有才
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
息而廉恥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
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
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
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寧宗嘉泰四

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阻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開禧元年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此尤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立軍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八月僕散揆至汴始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卹其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

殿前副都指揮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糲窮蹙飢疫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璟時金群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使金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
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
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冬十二月金使來
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且入見韓侂胄故使贊
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怙慢侂胄請帝還
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二年夏四月金復命
僕散揆會兵河南金聞皇甫斌分兵六規取唐鄧復命
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以諸道籍兵分守
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
之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以金韓侂胄聞已

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
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
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
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
庭而敢爲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媢詞之見加舍垢
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計屬胡運之將傾兵出
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
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
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
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籍其草

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郭倪遣兵
攻宿州大敗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
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
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
敗績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
潰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
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
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
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秋七
月蘇師旦以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

師旦所誤一夕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
微摘甘六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
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
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冬十月金僕散揆
分兵入寇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
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
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
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
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隣兵五千出來
遠金人圍楚州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

一月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宗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輿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

備之揆乃遣蹇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旣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

故事更能顯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
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
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
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
及金蒲察貝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
戰曦忽以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
池退壁于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陷真州寇
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紇石烈子
仁陷徐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
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

西縣鎮皆沒于金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
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撒驀關
之戍金人由板關公遠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
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
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
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
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幙屬諭
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
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
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

氏請牒于金丘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
丁蔡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
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
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
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密使
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
密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
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
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
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且

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歿
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
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
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
之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三年二月金
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
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
為用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叅議官如金軍韓侂胄募
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
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

以何詞答之侂冑矍然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
國信所叅議官持張巖書以行李好義襲秦州與金
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
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九月貶
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軍信孺至濠州紇
石烈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
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
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
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
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

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
戰侯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
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
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
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
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
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
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
淮之閒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
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

史記卷之九十一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
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
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
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
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
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王栻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栻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
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
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
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
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
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
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侂胄
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
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
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
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

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嘉定元年春正月王柵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柵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柵言

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胄事柵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柵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柵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柵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柵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柵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柵送金帥以易淮陝侵地夏

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柵以韓侂胄蘇師
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於受之百官
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
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
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
和議成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金主璟卒衛王永濟
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
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
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
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卽位二年夏四

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璟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
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
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
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爲
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
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爲右丞相三年冬十二月蒙古
侵金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
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
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
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

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
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
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
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
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
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
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
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
水礫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
命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



千家奴叅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
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蒙古攻金
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
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
庸關大掠而去金以徒單鎰爲右丞相紇石烈胡沙
虎爲右副元帥五年春三月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
放歸田里六年五月金主承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
爲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弑承濟而立昇王珣自
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討澤王冬十月蒙古大敗金
將木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

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七年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金左丞相徒單鎰卒五月金主珣徙都汴扈衛亂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八年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九年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使十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君誼飭兵禦之六月詔伐金十一年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荆

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秋八月蒙古木華黎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等死之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十二年四月金築汴京裏城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十二月金右丞相术虎高琪有罪伏誅十三年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蒙古主不允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金人襲蒙古木華黎

于濟南大敗木華黎進圍襄平十五年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十六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僕小叔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金主珣卒子守緒立紹定元年春三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三年十月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閬卿以備潼關四年正月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九月蒙古攻金河中取之五年正月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大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移

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殺之金遣曹王訛可爲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爲堯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京水皆潰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六年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白撒伏誅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

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
蒙古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金主
以官奴權叅知政事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
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
還五月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
奴伏誅金主守緒走蔡州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
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
塔察兒伐金取唐州金使抹撚兀典等行省院事于
息州九月金人來乞糧不許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
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

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
殺金亡

紹熙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樞密院差使臣
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初交
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索需作難之
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又
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添銀二百餘兩並
淮東漕司管認若正旦生辰遣使每賜禮物金器一
千兩銀器一萬兩絲段一千疋又有腦子香茶等物
及私覲香茶藥物果子幣帛襍物等復不與焉若外

遣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若盱眙軍等在路四處應辦南北賀正且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使之來賜予尤不貲焉至兀朮病篤之際告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于民非理擾亂人心雖怨叛已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爲我者當何如哉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不可易也

朱熹曰今看着徽宗朝事更無一着下得是古之亡國之君猶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塊乃不可支吾那時



更無一小着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着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爲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旣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爲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爲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於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驟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爲用事者侵

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焚簿曆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爲中國戰鬪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人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如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爲虜鄉導驅入中原

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爲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毅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由間路往又爲虜所得而張毅已來降矣虜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書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及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爲虜所得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

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
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毅來不
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啓
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義爲說其
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宋盟
誓已定豈可致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我之所以敗
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數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
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一終



上海圖書館藏